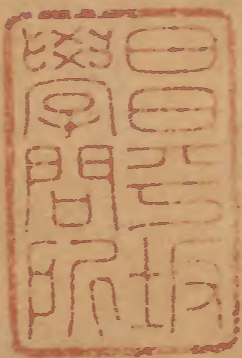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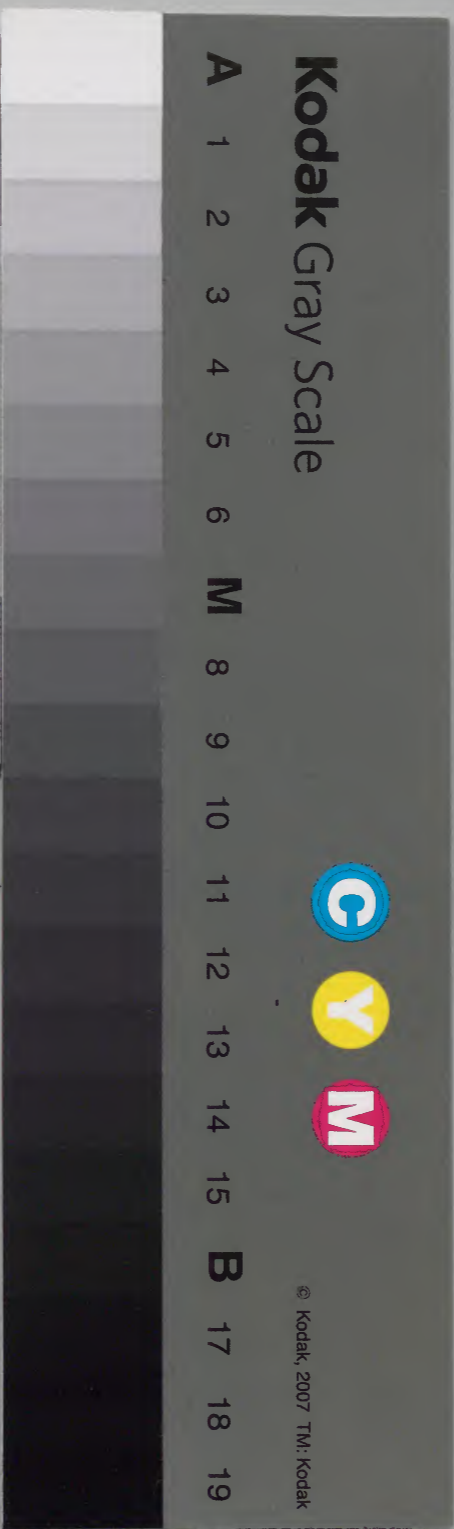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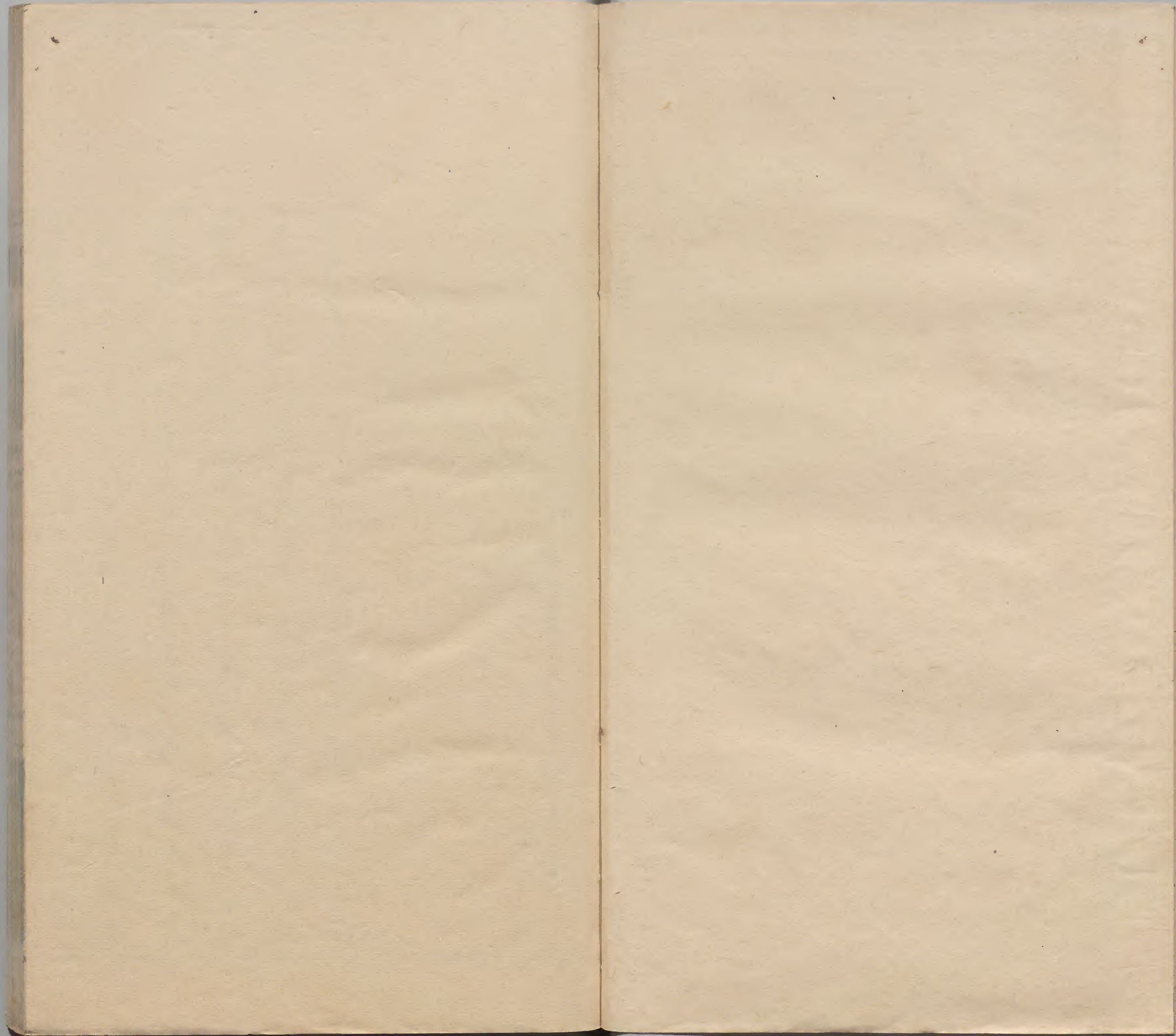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 90 )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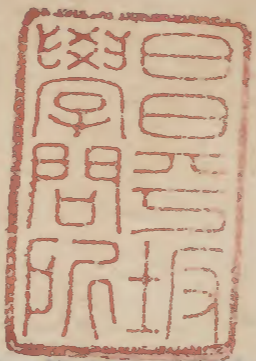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圖下

淺草文庫

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  
 俱攻賊以繩擊鐵鈞擗挽城樓、在拔壞又作鐵鈞擗立城登  
 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墻三十步壞約始大步使載洋乎孫  
 叔敖伍子胥鄉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村脯着鄉前急今  
 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脯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為  
 能感動



晉書趙王倫孫秀為義師所討日蹙乃與秀謀或欲收餘辛  
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赴已或欲乘舡東走入海計未  
決王與率宮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  
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與自往攻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  
牆燒曲秀及左右處去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

又日刘俗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鴉青等步騎十萬屯河  
北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絕百丈河  
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遺軍牽過岸即退  
軍還復未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

此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

畢使堅一白牝

仍吏切羽毛歸

魏人見數百人步牽上不解其

意並未動宋武先命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牝旣牽超石馳注  
赴之並賣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千人設鼓排棘上魏人見營陣  
乃建營~~因~~超石光以軟弓小剪躬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發  
寅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衆旣多  
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賣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  
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一時奔潰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偽燕主慕容超晉竄老守廣固使



其廣審王賀刺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  
呂夏木超告伍樓急據之北至爲親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  
分四万兩車爲二冀方執徐行車張憺御者執稍以騎爲遊  
軍、令嚴肅北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刺州刺史劉藩荊州  
刺史劉道隣等陷其陣日向具戰猶錯帝用參軍胡藩策  
襲尅臨朐賊乃大潰超遁還廣固獲其王重耐尾輩等  
送於都景子尅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策長圍以守之館  
穀於青屯停江淮轉轉

又曰朱超之隨右軍到彥之北自河南迴循之留戍滑一臺

彼魏將安頡攻、之圍糧經將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圍旣久毋  
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毋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  
汁時今如此而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勉滑臺囚之

又曰宗越爲長水校尉意陵王誕拋廣陵及越領馬軍隸沈慶  
之攻誕及城陷李武使悉殺城內男子越受肯行誅躬臨其事  
莫不先加搗楚或有鞭其面者欣然有所得殺九千人改封始  
安縣子

三国典略曰侯景收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人登埤堦  
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投之殺詔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州高岳久圍不解東元康言於齊王  
澄曰公自匡輔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潁城將陷願  
公曰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安業王攻之於是親至潁州益發其  
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山、坐王於偃上趙道德言於王曰箭頭  
有鐵不避王引而帶而下箭集於王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郢至州攻未拔蕭穎冑在  
江陵遣衛尉席闡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  
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北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其北連和猶  
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

儲聽此氣息兵若進魯山必阻河路所謂搯喉若糧運不通  
自然離散何謂久持劉元起近歆以三千往定尋陽彼若悟  
機一鬻生亦足服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使耳得  
便應鎮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足幸無所出脫東君有上者万  
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救若我分軍應授首尾俱弱如其不  
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  
郢州旣拔席卷汭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可遽分兵散衆自貽  
其憂且丈夫奉勳言靜天步况擁七州之兵以誅郡堅懸河注  
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



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不城戍無不風靡遂剋  
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日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合龍於廣固  
恪圍之諸將歡恪宜急之攻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急有敵而  
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投虜腹背之患者須攻急之大速大  
利如其我強彼弱外元寇授力足制之者當羈摩守之以待其  
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  
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者其便不過數旬剋之  
必矣恐但傷吾士衆當恐久矣取耳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

終剋廣固

又曰燕將呂獲據野王陰通晉士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  
之將軍顏延之於恪曰護窮寇合其師旣則上下喪器必士卒  
攝魂敗亡之驗也疑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  
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  
經便多矣覩其爲備之道莫易卒圍圍之令穹城樵採路絕  
內無蓄積外元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拋殘士卒足命  
而趨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  
離之事淹勢窮其變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



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  
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被爾表北天光度律仲遠等  
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於鄴南韓陵山特神武  
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及爲不合神武連擊牛駟自塞之於  
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又曰燕鳳子、章代人也  
少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緯昭成以里迎致之鳳不應  
聘命諸軍圍代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詔  
城其語大悅待以賓禮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

魏師大萬攻之備足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  
不濟率左右掘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曲道窮  
計元所唯當効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  
西再拜便歆自到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  
者封侯重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  
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  
城人今高襄坑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  
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  
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中於所事禮遇



甚厚思政初十潁川士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絕三千人遂  
元叛者

後漢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齊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  
、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事夜虹見於晉城上首向  
南尾人紫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下惶  
窘庚午齊行臺左城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晉州刺史崔景嵩  
守城北百夜密遣送疑上開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操齊  
仲潰遂尅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八千人送閔中

隨書曰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在沈光預百騎  
數萬人皆出其下先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者工百餘騎光  
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明當死於高郵不復與諸  
軍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衛梯擊城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  
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竟擊之而墮未及於地適遇竿  
上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  
朝請大夫賜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三年拜賀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議大夫張鎮周  
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舩艦以爲商旅往、詣軍中貨易稜率戰衆登岸遣鎮



周爲先鋒其歡期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頗擊破之稜進至低  
沒檀洞其小玉歡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  
晦曠將士皆惧稜形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趨其  
都邑渴刺兜率中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勝遂  
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遂銳擊之從晨至未苦聞不息  
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墳塹攻破其柵渴刺兜獲其  
子烏挺虜男女數千而歸大悅尽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固  
唐書曰武德初字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建兵躡之秘書  
曰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馮其因守着至莘耶宜

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惧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  
一足威敵二不之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  
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獲莘人阻我糧運士  
及爲之外授恐非計也善者神通不從軍從莘果不下而退  
敗

又曰武德中李清隨河間孝王恭討輔公祐因賊一軍州帥三  
萬頓於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六軍二萬據當塗南路  
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坑大將諸軍皆云二軍並是強兵  
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率不可攻請詣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



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請曰公佑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  
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拓既保石頭豈應易  
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  
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

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  
滅賊之機唯在此奪乃率諸將水戰俱苦戰破之二軍悉潰  
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裕余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  
並相次擒獲

又曰祖高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

人高祖在中原望之而不見會暴而至明角止軍由是不剋或  
勸遂功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  
南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爲虞遂收軍營於河諸

又曰薛萬均圍梁師都突厥不敢來授諸將見賊險固皆有戰  
邑萬均謂之曰城中元氣鼓聲不徹此見敗亡之候平在旦夕  
諸君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又曰天保末祿山反尚衡  
起義兵祿山以王柝懼爲年旗將下克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衙  
前摠管復下曹州初逆將行超然乘城號令柝懼日彼可取也  
一箭殞之城中氣攝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城疑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梁與青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邢州攻臨洛築重城內絕其外以拒救兵邢州李洪臨洛將張佐皆墜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遂將救臨洛遂軍出崞口兵未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說且示之好說謂遂畏之

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漸之以旬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餘於臨洛南隻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乃率李抱貞李晟進軍營於二

柵之中其夜東山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貫輜重謂將吏曰朝先守堅柵不下萬人彼令悅等盡銳攻之此數目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衡也悅乃分恒州李推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軍攻朝先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双崗禦之合日令悅得過斬耳燧令推火車以焚其柵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先及

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



餘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使曰慕容彥漢祖即位授潭州鄴度使檢校太尉杜重  
威判於鄴下以鄴州鄴度使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彥超爲副  
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  
兵持重奇超奉措輕操彥超欲速於功城行周以爲未可彥超  
乃揚言稱行周以受女子故措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  
事沮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鄴彥超數因

事凌迫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行於宮幕次雨泣告於  
執攻又自掬糞茹於口中声氣甚勵聞於御座漢祖深知彥超

之曲遣近召和鮮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責之廉令首過於行  
周行周稍解時彥超独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  
軍四面齊進損傷者

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敢言攻  
城矣

說苑曰田單爲齊上將與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  
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  
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  
謠曰大寇如箕長劍拄頤故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



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生則織簣之則杖箠為士卒唱曰恐宗廟亡矣故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墻上之寶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

單明日結髮袒於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淮南子

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年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

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大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建眾

以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

襄子曰吾之聞林嚮曰君子不乘人於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

城成而後攻之中矣聞其義乃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眾以合寡為遺裏而闕合有交兵眾以寡合對

逐以而圍之聞其去敵若眾則受裏敵眾以寡則依利道而受

道死無戰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衣少弱

受敵則眾以死為生故能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忠懼者則

衝逐四出以尅勝也韓子曰世有三忘以亂攻治亡者以邪攻政者亡以逆攻順者

亡請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眾以攻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

眾存不攻以食攻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存不攻



列子曰楚公宋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火丁壯者皆束城而戰者太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先諸之廟堂虜其為難敵之高累深溝使兵士練習故敵

不得

以待敵之可勝

以此守備之固待見敵之

不可勝在已

守言

備之周制敵在外也

可勝在敵

守備之固自脩理以俟敵之虛解已見敵敵有開漏之可然後可勝也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不可勝止

若敵小間兵事策其道合深為已備

亦不可強勝

故曰可勝知

是成邪也

而不可為也

敵有備也已解見形名則勝負可而若敵器而

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花蠹曰特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

不勝者守也

行藏也若未見其行



彼衆我寡

則自守已可勝者攻也

敵攻以乃可溜也已見故善其形

者藏

於九地之下

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五陵之固使不之所以言其深密藏於九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

固而多重

易曰利可用寇不利為寇

右傳曰晉侯伐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謂

曰不能戰莫如守番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拆文子曰吾知子敢

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坑許之矣若入軍

必失國子盍之字家以告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

久齊敵

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縣賊王固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

救之卓欲進陳倉嵩不許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吾決速救

則城全不救則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者勝不

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彼、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

者陷於九地之下全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天之陷也王固

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



非九地守者不拔固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損之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將何曰救焉遂不听王國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意不能拔賊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其征虞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通迴中道

前書義音曰迴中在开合隴州

徑至略陽

徑真也

斬置守金將梁因保城囂大

驚曰何其神也

東魏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右左佐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

阻心後已懷制則其文体也

乃悉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其

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屈斷木以圍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

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太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妻嫌千足詔使屯長安悉監諸護將

又曰大司馬徒鄧禹而征定河東張宗詰其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禹偏將軍禹軍到旬邑赤眉大衆

且至禹以旬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禹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乱着笥中

令各探之

笥以竹園之鄭云注礼記云園曰笥方曰笥

宗独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

豈辭難就逸乎禹難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畢力，萬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人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拋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義曰：「張將軍之衆當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及還迎宗，引兵。

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成守者，皆必死，无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列廷政，天井關其田邑，連戰十餘合，廷

不得進，邑迎毋弟妻子為廷所獲。

東魏史記曰：登禹使積罕將軍馮楷將兵擊邑，楷悉

得邑毋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壁馬，即拜為上黨太守。

守

晉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行罰略，或儀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芒獲於墉畝，十餘年間，右季隆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若拒，守議者以為次於

祖述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人王濬將伐吳，楚舡於蜀，彥覺之



情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鍛爲鉄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綠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是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及兵逼建業，衆皆兇懼。梁將羊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郡陵王西昌兵已致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騾以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矩施鉄錐，以油灌之，擲騾上燒之。俄書賊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臨之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曰：車高墜，虛彼。

未必倒可臨而燒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馬賊頗攻不捷，會侃滿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衆中不滿五十，前入衆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軍，載土四面，俱前款以填。斬刺史蔡道恭。塹內作柴，障閉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决塹水道。恭載土，徙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或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鳥濼，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人。用魏



軍甚憚之

東書曰宜黃侯慧紀鎮荊州隨師齊江慧紀率軍將士三萬人  
舡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款超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蕭將兵據  
巫峽以伍條鉄鎖橫蕭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情將揚素奮兵  
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少及磨刀門守險隨軍死者五千人  
陳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賞况而情軍捷獲陳之士三縱之  
肅石道

後周書曰李天哲天和三年建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諸  
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建攻逼江陵良主蕭山焄告急

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馬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其  
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迂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摠  
管陸出兵助之陳人也困水汎長壞寵川寧朔堤引水灌城  
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頗有斬獲衆  
必斬定我而敵人郭內焚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領  
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字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  
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  
扞之陳人腹潰俄而大風暴起迂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  
人大亂殺傷甚衆陸膝腹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爲荊州刺史建蹄撫軍將軍梁復遣曹  
儀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沒者數板特旣內外多虞  
末建救援乃遣罷鉄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尽羆  
煮粥其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壞甲冑大呼曰荊州城  
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

使賊箭中王羆頰破賊屢經戰陣亦不彼傷而歷三年義宗  
乃退建封霸城縣公尋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霸華州刺史沙苑之後齊人武士馬其盛太祖以華州  
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脩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驢子安

得過太祖聞而壯之乃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  
大呼曰此城是羆王家生在此欲死者  
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州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外鼓偃旗若  
無人者岳待其衆諸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遷城中  
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兵陣不  
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  
備兵知不可卒攻乃多脩營累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



中飛梯大車益夜尽攻擊之法思政亦作大鑽因迅風便投之  
土山又以大箭射之燒其攻俱乃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  
其守土山亦人棄山而走思政即命拋其兩土山置拆堞以  
助防守

兵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讓更益岳兵堰有水以灌城、  
中水泉勇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  
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舡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  
中俄而大風暴起舡乃飄至城

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舡弓弩亂發紹宗穷急透水而死豐

生尚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  
漏城知鄉無益然人世之鄙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  
第戶以礼埋瘞

又曰將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墳討之江  
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惧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  
墳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  
各持囊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佯有所訪問  
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墳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拋守要險  
欲擴日老敦、又增脩營壘造庐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



人乘馬投墳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趣舡中送以鞭之  
如是者再三馬鞭畏舡不上後復兵於岸江遣人乘畏舡馬  
以招墳軍詐稱附降墳軍遣兵迎接竟未率馬烏坑畏舡不  
上敦發伏掩之尽殪又湘之人乘輕舡載米糧乃籠鷄鳴以  
餉墳軍敦之患乃為土人裝舡伏甲士於中墳兵見之謂餉  
舡至送未爭之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乃王命奔  
墳者猶謂敦之設詐送遺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墳不  
能制

北使曰西魏將蕭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

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  
上先有兩樓高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戰具以禦之  
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以城南鑿城道又於地北起土山且攻  
晝夜不息孝寬復拙長塹截其道乃置戰士於塹上城外  
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

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此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韞吹之  
韞蕭  
拜切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作攻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李寬乃絳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  
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火規以燒



布并欲焚樓孝寬

復長作鐵鈞利其鋒刃火竿亦未以鈞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  
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  
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者孝寬又隨壞處堅  
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竟以全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後武帝拔建州晉位柱國除使  
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遷後齊後主親總六  
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賊尽

銳攻之樓櫓皆尽城雉所存尋刃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  
入彥謂將士曰死在今者吾爲尔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  
地無一不當百齊帥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  
日訖而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且幾不見陛下帝亦圍之流涕時帝以將  
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帥遁衆心皆動  
因其懼也而攻

之其勢必奔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餘之有晉州  
爲平齊之機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



恐後變善爲我守之

又曰郭榮宇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於汾州覘賊形勢時汾州與姚相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世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劼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大独能自守護作俘橋出兵渡口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維大筏以擊俘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笏授大督護

又曰劉弘自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平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勵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上聞而嘉難者久之賜物二千疋

又曰李景檢校伐州摠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戰景於東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蔡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聞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李



玉並饒勇善戰同三司侯莫陳及多謀益上拒守之術景知將  
士可用其後推成於此三人無所開預唯在各持重時出撫循  
而已月餘州總管楊義臣以兵未授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付中原萬頃從李勣徑高麗嘗令頃作文檄高  
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之報云

謹聞命矣遂矣兵固守鴨綠官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

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中張一小幕之宿有急即



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親妻子賊退後收器  
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  
陣前謾罵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水撐之  
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之地道遶遶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  
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自事不集遂退歸江北

又曰薛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  
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往來之路愿其防禦副使龐堅同力  
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益

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徹使久而外救  
不至賊將阿使郝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烏木驢木鵝

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操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  
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俱堅被執送於東都將之解之或  
說綠山曰薛愿龐堅義士曰人

各爲其主屠之不息乃擊於洛水之濱屬苦寒壹多東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  
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在拜曰爲救不至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  
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



願爲鬼其賊爲厲以達吞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  
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

應之曰然子奇曰以至此日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

子奇以大力剔其口見存者不過之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  
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  
衆死心不畜故害之

又曰史朝刘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尽賊垂得陷之刺史  
李岑計蹙昌馬之謀曰今何陽有曰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  
此廩中有所千斤趨可屑以食衆計授兵不二十日當至東

### 南敵衆以爲危昌

請守之昌遂被鎧持肴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衆謂之後  
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

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趨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鄆岳都團練使李道姑申州剋其羅城乃建圍  
逼其中城中守城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  
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黃巢自領表歸北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  
牙將樊傳舟師俱採石以援之傳盡令凝即斬之以徇命



別將烏穎伐傳赴援見之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凝曰城忿而未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莊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洵果戰死賊乘勝而未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疑退之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于豈独全勢與

此城同存亡也旣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尚州引駕時江左兵荒語內長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廷蘭乘人怨許逐之而却其衆時栖曜將

奔遠郊遂爲賊所脅建圖蘇州栖曜因

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出攻賊衆大

潰

又曰張仵建中初以澤路將鎮臨沼田悅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仵之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



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任之家無尺寸無異  
公等爲賞独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賞  
衆皆大哭曰誓其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遂以太原之師  
至於軍衆合繫悅於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士卒無不  
一當百圍解以功千泗州刺史

三國典要曰周独孤末業恐落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  
金墉助守尉是迴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末業選其三百人  
爲牙爪每先鋒死戰迴不能尅

又曰壹城朱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保以私  
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恩領士數人踰城出外泗水  
久之大滅景又遣持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促鑿扇爲孔  
以朔木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趙班令不開城門守碑者皆下街  
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  
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班自  
臨戰陳人

先聞其育謂不能抗拒忽在親在戎行焉孤縱鎬佐之遂  
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



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圍海西齊將郎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  
剪紙馬羽圍解還朝僕射揚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箭紙皆無故是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以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爲  
禁何墨子曰多下矢石灰以雨薪大水澆以濟之苦城外穿  
地未攻者宣城中掘於井以簿甃內井中使听聰者伏甃听  
之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  
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荆王曰臣  
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  
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功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  
請公輸般試之攻臣請誠守之是於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  
攻宋墨子也能以走禦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里鬼責禹亂天下事禹

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賈誼過秦論  
曰有囊括四海之義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備外



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固河爲池掘億入之城臨不測之鷄以  
爲固良勁弩守善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隨奈何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勁義勇奮  
不顧命全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穹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園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巢處縣釜而  
炊易子食拆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拆骨

而炊宋花元吉告以情莊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絀之矢射城中遣燕  
將書曰今公以獎聊人之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  
骨士無及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歲餘引汾州灌其城不浸者三板城中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記漢曰改穎破羗胡明年羗復寇張掖  
頰下馬大戰弓力拆尽虜亦引退退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  
四十余日

後漢書曰車師王師匈奴共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尽乃煮



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藏洪為東郡太守為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藏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擄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存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鎮又從紹請兵馬救超不許遂為太祖所滅洪油是怨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忿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圍不軌且不救洪郡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其此禍耳可將

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主簿起肉厨米三十洪使作薄粥眾忿駁之殺其慶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

徐廣晉記曰霍彪為賊費黑所隔積百日殺馬燒皮鎧食之

又曰韓晃蘇碩等攻宛城中飢米一斛萬錢晉書劉崑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因乏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三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尼

日



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  
掠開目覩寇唯有閔壺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  
人當路則百夫不敢建

公松往反沒耆者多嬰守穹城不得薪菜耕牛既尽又乏  
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寔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右假郗鑿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鑿收合流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  
饑饉掘野鼠蟄鷲而食三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  
登於涪城無救遠登固守不下士卒皆歟鼠食之一無版

者

宋書曰朱修之畝府滑臺乃爲索慮所攻圍修之糧尽數  
兵不至將士燠鼠食之城陷爲慮所執上嘉其節

蕭子顯齊書曰魏延魏群王元英圍南鄭退人針在天下  
兩軍馬舍截竹炊米於馬上持炬吹而食之隋書曰李開  
密行人閔被囚於京兆其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師郝孝德不  
甚礼之倫遭饑饉至削樹皮食之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 與敵陳師敵傍近草 二曰火積 燒其

積 三日火輜 輜重 四曰火庫 常使姦人入敵 五日火墜 墜隨

大墜敵營中也 火頭之法以鉄籠火着 箭頭強弩射敵營一日火道絕其糧道 行火必有因 因姦人也 又因

風燥而 烟火素具 燒煙具也先 火有時起火有曰時者天之操

也曰者宿在戊其東壁翼軫也 戊翼參參日宿此 凡此四宿者



風起之日

省世城云春雨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無勘太一中

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用火也

凡火功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

軍應之於外

以兵應之使姦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

火發而兵靜者待

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可不從則止

見利則進知難則止極進火力可則

進不可則止吾無使敵知吾無為

大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

於上風無攻於下風

不便也燒之必退而逆攻之則必為所害者也

晝風夕風夜止

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夜也風則欲縱火亦後當於風之長短也

故以火佐攻者明

取勝前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字守之

既知起五火之變當福以數消息其可否也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即墨不下燕兵圍之

單乃收城中牛千余頭以五采束

刃於角縛葦於尾鑿城下數穴牽牛詣穴以燒其尾牛尾熱奔

燕軍燕軍大亂觸皆死大剋燕

漢書曰李陸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善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

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烧断葭葦用絕火勢

肖大誠曰敵因火焚吾門

思火滅敗吾當耕更積薪助火使火勢勝敵不得入亦炬火之方也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

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今在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

蒲類匈奴中海名在鄯煌地北也



固以為能遣於從事郭恂俱使西固城超到鄯善

鄯本西城樓  
樓蘭國也昭

地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  
去長安一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疎解超謂其官屬曰覺廣礼意薄乎此必有北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暗未萌况已着邪乃召待胡  
詐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手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閑  
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其酣因激奴之曰卿曹  
與我俱在絕域曹輩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数目而  
王廣礼敬即廢於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長為豺即食矣  
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  
必大震怖可殲尽矣滅北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  
與從事議之超怒之曰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北必  
恐而謀洩死無所明非壯士也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今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  
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操虜衆  
驚乱超手格殺三人兵吏斬其死及從士三十餘級余衆百許  
人悉燒死

東現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  
顛帶副使比离支首及節也白明白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必独擅之手



恂乃悅

又曰揚琰字機平為零陵大祖是時蒼梧挂揚僧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琰力弱吏民憂恐琰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馬上排囊即今排袋也排蒲拜切擊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方弩勉共會戰乃今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方弩亂發鈺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其度不在衆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

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散吾

出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我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烽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

角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

閉營休士以覘其度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又曰劉表死曹公尅制州得劉宗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國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推又然觀軍  
方連舡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  
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其先書報曹公軍吏士皆延頸  
遙觀指言蓋於諸舡同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  
焰燹張矢標立標  
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遂敗退耳

魏志諸葛誕傳曰大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  
後母丘儉反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月攻南圍欲決圍盪出圍上  
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陰險磧要害之處晉以鉄鎖橫截之  
又作鉄錐長丈余暗置江中逆拒舡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  
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鉄錐輒着筏去作火拒長十余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由在舡前遇鑊燃燒炬須臾融液斷絕於舡無所礙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適為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惧姚  
襄去軍十里結草為營方欲擊浩甚懷憂令適伐之適曰今  
兵非不精而衆少於差羗且塹柵甚固難與校力乃取數百鷄  
以長繩連之脚皆擊火一時驅放以兵過後郡群鷄駭散一時  
飛過塹並集羗營皆然因其驚亂縱兵擊之襄遂摧退



宋書王玄謨圍滑臺城內多茅屋衆皆曰宜以火箭燒之  
又殷琰傳曰琰與劉劬相持劬用茅苞土擲以塞漸擲者如雲  
城內乃以火箭射之

又曰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為交州刺史盧脩龍破合浦徑向  
交州慧度自登高盤合戰放火箭雉尾炬修衆俱然一時潰散  
齊書曰宗室脩安王子鳳傳曰太子右衛率左與盛也東府東  
離門衆軍圍東城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

陳書曰武帝時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  
之瑱以臨琳軍圍方盛乃引軍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

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北及兵放火  
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擲瑱舡者返燒其舡琳兵潰亂  
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迨盡

北史曰李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云陽公委以留府事衛  
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並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

後周書曰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  
禦至西境有百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汾  
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相谷事痼疾計彼授兵會在南  
道今斷其要路救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大弩躬之



一朝可尽諸將称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礼大斬  
獲首虜仍城葦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第所

有儲積皆非地窖

古孝切

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

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尽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通典由火兵以驍騎夜御放縛馬口人負束薪麻蓋懷大直担

敵營一時奔火營中敬乱急而乘之靜而忽攻

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

竹積德糧軍營於草宿奔之中旬風而而焚也

又曰火獸以艾煜火置於瓢開四孔擊於野猪麋鹿項下計針

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弊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部分空中實艾大開兩孔復合擊野鷄項下

針其尾兩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暗伏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

其積聚火發必乱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者以瓢盛火符矢端以數百張

中夜奔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寇矢端射城樓檣板上瓢敗油散因燒矢

鏃內中射由散據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檣尺焚謂之火箭



又曰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擊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

水以為衛故強也

水可以絕而可以奪

水但以絕其敵

道分敵軍不救以奪敵蓄積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田廣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不如深壁今齊王使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无

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余囊盛以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之信怯也遂追信度

水信使人決壅水大至龍且大半軍不得度即急擊投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為羗胡所為糧食之絕進



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隱以捕魚而潛從隱下過軍北賊  
追之決水深不能度時衆軍敗退唯董卓全師而還也

又曰曹公為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灌城寇之

又曰光武至邯故趙繆王子林

繆王景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

謚曰繆音繆東現

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

之衆可使為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刘昶為辭以為軍衛必  
在壽春非垣崇莫可為捍徒為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封望  
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刘昶攻魏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

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封侯伯日虜必悉

內攻小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愈二峽自然流溺豈非小勞  
而大制即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簿攻小城崇祖  
着白紗帽扇與

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淶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  
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

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江為激備

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上陳丞伯材官將軍袒暉視地刑



成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卒  
二十戶取五以築之假康徇鄣督淮上諸軍事并堰作役人及  
戰士有衆二十萬餘

鍾離南起浮山北扼境石依岸築土合春於中沅十四年四月  
堰將合淮水漂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乘風雨決  
壞岸崖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

鐵器大賄則釜鬲小則鏗鋤數千萬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伐樹  
為幹以巨石加其上緣百里內崗陵木石無巨納尺負擔者肩  
穿夏日疾疫死者枕

蠅蟲晝声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晷待中謝峯假節尉勞  
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尽凍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帝遣使以  
來袴十二月魏遣將揚大眼聲決堰徇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  
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吳軍少却十五年  
四月堰城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廣三十五尺高二十丈  
深十九尺丈五尺夾之以提并樹祀柳軍

人安堵列居其水清絜俯視居人墳墓子了然皆在其下或謂  
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  
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人縱反間於魏曰梁所俱間湫



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秋北注水日夜分派秋猶

不其月魏軍竟潰而師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  
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崗壟初起徐州刺史張豺子  
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見作豺子甚慙由是譖絢與  
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軍事徵絢尋除司州刺史

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豺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  
于海殺數萬人其声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恠物隨流而下或人  
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二郡界水陸為柵將

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於其  
上綴以大索相決列營帶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  
俄而暴雨汪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尽破又出兵攻其步  
軍宝應天大潰遂尅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反遣將章昭達督衆討之紇乃出柵涯口  
多聚沙石盛似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過舟艦昭達居其上流  
裝艦造舟以臨賊柵又令軍

人御力潛行水中斫竹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  
敗因擒紇



三国典略曰東魏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有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悉衆苦政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石矢與士卒同其勞苦屬以大雪岳衆多死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師軍至穰兼督諸州兵以授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波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德中刘黑達闡據河北又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沿水上流淺令黑達得及戰扼令决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

渡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闡以二百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復平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長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驚靖又破其將揚君茂鄭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請降靖即入扼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三国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原  
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已力已尽糧食匱武夫  
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安無為貴智臣請試潛行伏行也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聞之魯云而甚寒令  
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豈矣則君為之次矣今而不畜之福禍  
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麓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  
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  
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畜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張  
孟談乃報襄子至期日之夜趙氏然守提之吏決水灌智伯智

伯救水軍而乱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伯敗智伯軍然其身而叁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漲水因地而成勢為源高  
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  
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洗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  
八分長寸深一寸三分分間相去壹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  
二分深一尺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施池匡厚二分  
上退立蓋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



轉開脚高下與服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眈目視之齒齊  
平則為天下准式十步一里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昭版度等  
竿以白繩其尺寸則高下文尺分寸可知  
又日照板形如方房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  
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  
立竿以照板映之眈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  
為高下近而往尺寸相承則山崗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  
寸而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者得算少  
也多算勝少算而况無算乎吾以規之勝勢見也

吾以此道規之是兵無成

勢無常刑臨時变化不可預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

守備

之可勝在敵自循理以備敵之虛解故戰者能為不可勝在使敵必可

勝也



又曰見勝不可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軍

善非善之善也

交爭勝也太公曰爭勝白刃之中非良將也

故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

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聽耳

見易聞也

右人所謂善戰者勝勝易

勝者也

原徽易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故善戰者之所勝也無勇攻

敵兵形未成服

之無赫之功也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敢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勝者也故勝兵

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

為勝攻之攻

善用兵者先自脩理不可勝也道保法度不敵之亂敗也

又曰勝不知而不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候之而知動靜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而之知有餘不

足之據處

角量之也

故兵形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淵不能闢也

而智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於衆不能知也

因地形而立勝皆知

我所以勝之形而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也

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敵形制此勝也

故兵戰勝不復

不量重復

而應形無窮

動而應也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戰於不可以戰者勝

能料知敵清審其虛實者勝

知衆寡之用者勝

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動交之者勝也春秋傳曰師尅在和不在

衆上下同者勝

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也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以虞侍不虞者勝

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无法度之兵故春秋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出師



將能而攻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无曰寡人將既精能

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始審知彼強弱之勢雖不至百戰實无

危始也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持已能剋之者勝負各半也

不知彼知不知己每戰必始外不料敵内不知用戰必危也矣知地知天勝乃

可全知地形之便知天時孤向背晦暝風云之譎詭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楚莫敖曰莫敖

官盍請濟師盍何也何對曰師尅在和不在衆也商周之不敵

君之所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之衆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

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何注禱河求勝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為勝曰不在衆

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万之

師何益於用所為理者居則有理札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可

不可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敗陣雖散成形投之無所

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韓魏之軍君不朝于齊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

謂三戰三勝

又曰或詭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於師者雖有百万



之軍比之堂上雖係吳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罇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又曰魏以太子由為上將軍伐齊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自將攻齊太子曰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万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也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曰成安君百戰百勝之計百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泝水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維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陸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與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成略地所降者與因天之下與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撫家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書曰何南尹朱雋為董卓陳軍事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於



心卿無妄說且於我刁雋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於卿者而欲杜人之名乎卓曰虧之耳雋曰不聞怒言可以為虧戲卓謝雋

又曰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魏至曰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綱運羅逆逸蜀之豪師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卒無廢攻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剋有征無戰妬乎西夏

方隅清晏以會為司徒喜之

又曰魏國初建荀彧為尚書今彧深密有知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謨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吳志曰魏使司馬曹人將步騎數萬向濡須偽欲東攻羨溪朱桓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諸將各懼桓喻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因與諸軍共掘高城臨大江北山陵以

逸侍勞為王制客皆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分遣將軍王双策等乘油缸襲中洲桓身自距之生



獲双等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吳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支抗又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勤新死欲移鎮石城為城賊之漸事不公卿蔡謨議曰自勤初起則自季龍牙爪百戰百勝遂定中國

又曰揜紹字延祖為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中秦准謁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不捨正容曰大驚親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先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亮至南中所在戰據聞孟獲者為朝漢所服慕

生致之既得使覘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便使更戰亡縱亡擒

傅選別傳曰衛臻領奉傅選為翼州刺史文帝曰吳吳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筭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西涼從事中郎將張顛言於涼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汎剽萬里於西夏所推平索副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為殿下開創崇窺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



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緒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

又曰夏王敦敦自號直具元年夏列石都南頌其公曰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俯從民望屬姦豪鼎峙之際郡群甸岳立之秋故運籌運命將無奉遺策親御六戎即有征無戰五念之間而治風弘闡矣

春秋齊俊語曰驕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駐忌曰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声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之所驕忌從

之田忌俱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襲攻臨淄欲殺驕不勝而奔

梁後略曰君子普通之末邊壇告驚寇虜降煽擊折相聞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趙光武之懸謀故能師不安疲勞敵捷相係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

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必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事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

未可如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



約也不能約誓不能敵人之事不能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

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歐衆曰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翰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

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黃帝之師也

韓師外傳曰孔子歡平仲云身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注云衝衝車也謂敵人設此以臨城大臣謀於廟堂遠以折之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善捷勝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

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不苟不伐善則不差矣上下不伐善此

讓之志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也敗者負也一軍攻北人皆有罪故不誅

誅上下俱過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上過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力者任重則可久可久即可急以固久以危勝營

壘次舍器械具備行陣堅守可以久也乘危乃以死易生戰攻之心定矣

本心固心氣勝无畏疑心本堅固養以甲固以兵勝矣甲以折



斬獲敵甲堅則固  
兵利則勝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勝  
車卒重則密陣步卒重則坐陣

兼以重固以輕勝  
車步兼也以重卒持堅以輕卒攻取故至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固也固也者因敵之儉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能而不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在彼固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在人中人使者謂之

下左人中人城今盧奴西山中有二城也

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北人之所喜今

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  
大長也  
不過三日焱風暴雨

日之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所積又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昔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王不達手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事云婁敬為隴西太守過洛陽見曰臣之策能不血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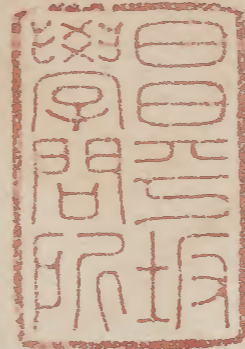
坐羈匈奴頭著階陛下前

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強弱料地之形勢勸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乎地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陰險阻可邀而邀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土馬數顧其卒或橫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或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勁風劇寒部冷水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舍而未必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乎

張協詩曰田疇昔懷微志惟募竊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陸士衡辯正論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部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無宛然坐乘其弊





大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